

## 水銀燈下 邵音音 (1/3)

卓：這一集請來的嘉賓，我認識她許多年了：邵音音。我好緊張，因為這是我們開台的第一個節目第一集，亦是第一次錄音。先多謝音音姊妳接受訪問，讓我有實習機會。這個老友記呢——可以說是老友，我以前初相識時很怕她。許多不太熟悉她的人也有相同的感覺，好多時都用「串」來形容她。

邵：人人初認識我時都怕我。

卓：是呀是呀，後來相處久了熟落了才知道不是的，從其他的訪問妳說了才得知，原來妳很怕會被別人傷害，所以會儘量保護自己，可能因為這樣，令人感覺妳很酷，很難接近妳。是不是呢？

邵：聽妳說來我也覺得可能是的，不過我自己看自己慣了所以不覺得而已。他們很多次訪問不同的人，例如官恩娜她們很多人都說「哎吔初初唔識邵音音很怕呀她的樣子很酷！」。跟妳一樣。其實我的確很酷，不過對喜歡的朋友會很好，這是我的性格。

卓：原來熟落之後，會知道她很好人。後來我漸漸發覺她的優點。原來她平時少講話，但觀察力很高，朋友之中若有不開心的時候，欠缺什麼，她會很了解對方哪一段時候不開心，完全可以了解對方。很細心的。

邵：這點的确是。我覺得自己這点的確比別人強，我覺得是。

卓：音音姊我知道妳接受過很多訪問。妳也透露過在台灣工作，到邵氏的時候的情形都談過。不過我想先不講過去，而用另一個角度跟妳談談。我們講將來，我知道妳最近得過兩個香港電影金像獎，兩屆都是最佳女配角。我相信這兩個獎，不多不少總會影響妳未來的發展，或者妳的心態。妳認為是嗎？

邵：影響當然非常之大。因為，電影是一個工業，一個很特別的藝術事業，但多數人尤其香港觀眾的眼光是比較年輕化或者偶像化的。首先，我在影壇的地位離年輕化很遠，但離開「偶像」這個地位也很久了，我已不是偶像啦。

卓：實力派嘛，對不對？

邵：對。所以當我聽到《野·良犬》裡有提名我進入最後的五個人圍名單時，覺得上天給了我好好的禮物，已經很心足，對我來說是一生人最大的光榮了。因為這等如認定我是有真材實料的演藝人了。心裡在想：為甚麼不把獎頒送給年輕的演員呢，例如袁詠儀呀、趙薇呀這些，為甚麼不頒給她們呢？至於，能夠有份入圍踩踩紅地氈已經很開心了。所以，聽到宣佈說我得獎時，覺得不敢相信。因為這一生人從來沒想到有這麼一天的來臨，這實在突如其來得很。到了第二次，隔了兩年，又入圍時，雖然覺得幸運但沒那麼意外。因為《打擂台》是好的，劇本寫得好、每一個演員都盡力去做好角色。所有工作人員呀、攝影師呀等等，真的很盡力幫忙把這部戲拍到最好。大家都有一個心、一個好的工作態度擺進去。但總估不到能令四歲到八十歲的觀眾都喜歡看。所以又因為這部好戲我有份參與而得到提名、我感到很光榮很幸運。但

因為同戲的泰迪羅賓十拿九穩獲頒最佳男配角獎，所以我就預期自己不會得獎的。妳知道我向來都很會穿高踭鞋(五寸、七寸高的)，為的是趁著還有條件穿得到的時候就儘量穿，免得再過兩年老到不能穿就沒機會了。偏偏頒獎那天，天文台發出了黃色暴雨警告，心想紅地氈一定滲水，那會弄壞千多二千元的鞋。心想橫豎都不會上台領獎，穿拖鞋也沒所謂，反正只是九十幾元的貨色浸壞了就算。結果就弄到穿拖鞋上台領獎了。豈料偏偏那天竟是我一生人上台領獎最多的一次——我可以斷言以後一定沒有這樣的機會。我上台領獎四次！因為戲裡有一首插曲是我作的、我唱的。所以 Teddy(泰迪羅賓)和韋啟良上台領原創音樂獎時告訴大家他們應該要多謝一個人，又把我叫上去。所以那晚我就是那樣著拖鞋在第三十屆金像獎這樣的大場面踢上踢落地走。

卓：不用怕，沒人看到妳著拖鞋。

邵：很多人注意啊……

卓：觀眾見不到的，因為鏡頭只向著頭臉嘛。

邵：但行家都看到嘛。他們都說過「這麼大場面妳怎麼穿成這樣？」、「妳真以為妳不會上台領獎？」。所以，金像獎最後揭曉結果真是沒人知道的……

卓：在這裡我不妨告訴大家，我有兩次在金像獎的場合見到音音姊，她的衣著絕不簡單，但都叫大家眼前一亮，這足以顯示音音姊真是悉心打扮去出席的人。

邵：試過有一次，LV 一對新鞋，賣三萬元。我就對自己說，拿不拿獎不緊要，就一定要穿著那三萬元一對的鞋上台。豈料 LV 店員說「都給人訂光了，這裡只剩下一隻金色一隻銀色的」。那晚跟我同時有提名的其中一個參賽者，……剛才我未錄音時提到過，現在卻忘了……

卓：袁靚靚。

邵：對！就是袁靚靚！原來我想買的鞋就穿在袁靚靚的腳上。她還穿著三十多萬的晚裝。

卓：我記得妳那次早就跟我說過要買那對鞋。

邵：是呀，而且我朋友的女兒是在 LV 裡面做事，所以我以為一定可以買到。然後在當晚看到袁靚靚穿著三萬幾的鞋、三十幾萬的晚裝，心裡自然就會認定這是先兆。「天意哪，今晚的獎一定落在袁靚靚處，我沒份啦」。人家說，抱孫的最開心就是能夠「三年抱兩」。我當晚獲獎，心情就像抱孫的心情，那種「三年抱兩」的開心程度實在難以形容。全世界這麼多演員一世人也沒有機會遇到的，偏偏讓我遇到了。我多幸福啊！我覺得除了謝天謝地，也有人為的因素。因為人對我好，以致天也願意給我這樣一份禮物。

卓：其實，音音姊，好多人以為妳是上海人。妳到底是哪裡人？我沒記錯的話，在那部戲裡，妳講過很多上海話的。

邵：戲裡需要我扮演江南的人，不一定要講得出正宗的上海話。不過，上海口音這種蘇北話有時代代表一個身份。是要表示那個年代的特色。那個年代新界住了許多人，新界原居民是很 local(道地)的，新界都是客家人丫，所以羅莽(在

《打擂台》這個戲裡打架的時候，一個打不過人家就叫兩個，兩個打不過就叫三個，三個也打不過就叫一大群人來幫忙打架，聲勢浩大。誰知泰迪羅賓醒過來的時候，有人就大叫『有鬼有鬼！』，以為見到鬼。原來新界人驚鬼的，就想起七十年代香港人跟台灣人也是很怕鬼的，因為當時科技知識不夠發達，有些甚麼不懂、不能解釋的就說有「鬼」。所以一講「有鬼」比一大群人打架更犀利，圍毆兩個外來人的本地人都嚇得全部跑掉。原來我的角色代表了真的有一小撮上海人住在新界，一個住在新界的外來人，要趕走本地人的話最好就利用「鬼」。所以導演說「妳一定要有感覺地從畫面走出來，一定要好『爾雅』，即是妳走出的那個樣子、那個 attitude(態度)、坐、行、動作……都要令人覺得妳好優雅、好斯文、好有文化。總之就是『第一代上海人』那種囉。」哦？其實很難演繹的，但我的戲分那麼小，所以一定要盡量學好它。由於我歌唱老師，亦是劉德華呀、周潤發、汪明荃等人的師傅，她就是上海第一代的歌星，跟姚莉、吳鶯音等人同輩。不過吳鶯音、靜婷年紀比較大。我老師當年唱歌只有十五歲，是同代之中最小的上海歌星。所以我就將她視作模仿的對象去演繹導演的要求。我就想：老師是怎麼樣的態度呢？嗯，她在上海是很風光的名歌星，來到香港卻屈在一間小屋，老公又不好，又跟了一個比她"早走"的"先生"，變成一個充滿心事的女人，我便把觀察了她廿幾三十年的感覺，套用到我的角色裡去。可能因為我的努力，雖然戲份很少，我的確很用心演繹這個角色，這套戲拍得很好，我也拿了最佳女配角這個獎。

卓：唔……

(第 1 段完)